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 
第九十六回 祝太君寒宵舍金帛 鬆公子黑夜識英才

話說寶釵們剛要出去，夢玉叫道：「且住！我倒有個主意。」寶釵道：「你有個什麼主意？」夢玉答道：「榮府舊宅贖回才是。前面原是賜第，應與蘭大爺居住。後面那幾進，讓緒哥同魁兄弟分住。我住大觀園。橫豎咱們進京總要尋宅子，亦斷不能合咱們的意。這個東兒竟是我做了罷！」修雲道：「咱們同壽大爺都是外人，就好看話兒不說一句。我原想著大爺有破房爛屋住一兩間，這會兒倒不敢妄想。」眾姐妹一齊好笑。夢玉急的滿面通紅道：「我才隨口混說，修姑娘就多了心。咱們弟兄姐妹誰肯離開一個，生死總在一堆。」修雲搖頭笑道：「文武不同道，有心無心開口就知。大爺休要強辯。」修雲故意恠他，夢玉認以為真，一時辯不明白，只得放聲大哭。眾姐妹俱抵著嘴兒好笑。秋瑞道：「那年老太太生日，我也是恠著玩，他也照著這樣兒大哭。以後再不敢惹他。」寶釵勸道：「罷呀，拉倒！這麼一位翰林老爺，動不動咧著嘴就哭，也不害個臊。」芳芸笑道：「聽說彩姑娘在家最愛出個眼淚，這如今連眼淚影兒也找不出一點來。玉大爺還是這樣脾氣。」珍珠笑道：「彩姑娘的眼淚前世出的忒多，這輩子只算找個零兒。玉大爺是填還眼淚，這算是個報應。」修雲笑道：「你們且別說閒話，等我給玉大爺賠個禮兒。」夢玉道：「修姑娘真會恠人，一會兒罰桂大爺個東道。」桂堂笑道：「你做的是個搭題文章。他恠了你，拿我罰東。」

眾姐妹一路說笑，來見王夫人。寶釵將房屋之事回了一遍，又將夢玉之意請太太示下。王夫人點頭道：「我家斷不能贖回故產。劉大司馬再三致意，因有榮公賜第在內，又見蘭兒襲爵，似乎贖的為是。夢玉意見卻是。但價值過多，恐非夢玉所能為力，須得同你太太相商，再作定奪。等著明日斟酌，再寫回書。」

寶釵答應。

只見一個姑娘，手中端著一卷絹畫對王夫人道：「垂花門送來，是顧師爺給太太畫的行樂圖。」珍珠、寶釵連忙展開，見是幅「孫曾繞膝圖」，畫的慈容豐彩，神形逼肖，眾人誇贊不已。王夫人甚覺歡喜，交與夢玉發去裝裱。彩芝道：「春間惜春姐姐起身進京時，說是給我畫了一幅小照，交與玉大爺。」

我就忘了這條兒，沒有提起。那年吳嫂子回去，也說我的小照寄與寶姐姐們題詩。我很不解其意。」寶釵答道：「真個咱們倒忘了！你的行樂在海棠院好好收著呢。」王夫人問道：「仔嗎彩姑娘的行樂在你們手裡？怎麼我不知道？」寶釵道：「夢玉當年無意中給林姑娘修墳，在墓中得拜匣，俱是平日常有之物，還有惜姑娘給黛玉畫的『修篁清暑圖』，夢玉藏以為寶。因他家吳嫂子瞧見，說是他小姐行樂，怎麼倒在這裡。彼時我們哄他說是小姐寄來題詩的，吳嫂子信以為真。」王夫人點頭歎道：「這是古今來一件奇怪佳話。明日帶來，我瞧瞧惜丫頭的筆墨。」

寶釵答應，同眾姐妹到海棠院來。夢玉親自將拜匣啟開，遞與彩芝。先將那幅行樂展開，定睛細看，頓悟前生。不覺對著這幅畫圖淚流如雨，不勝悲歎。又將匣中所藏之手帕、針黹看一件哭一件。寶釵們亦俱淚流不止。彩芝歎道：「可憐林姐姐聰明閨秀，竟為朝露。又不甘終埋黃土，仍將手澤遺贈故人，真是千古癡情女子！」桂堂笑道：「今日活該是出眼淚的日子。剛才玉大爺好端端大哭一回，這會兒惹出這些眼淚。我聽說醫書上載著一條兒，是眼淚瘟。一人有這病，眾人沾著，都要流眼淚。我瞧你們一定是這症候。」眾人聽說，不覺破涕為笑。

寶釵對彩芝道：「玉大爺無意中給林姑娘上墳，林姑娘就將生平手澤贈與知己。這才是千古第一多情。如今人冷暖交情變遷不一，靚面已如冰炭，何況人皆隔世，是以林姑娘更為難得。這樣想起來，我與諸弟妹可謂兩世生死之交。」彩芝對眾人道：「我們眾姐妹幸與寶姐姐、探姐姐相依朝夕。須富貴生死同歸一處。更須焚香禱祝，願結再生緣，與寶姐姐、探姐姐世世相守。」眾姐妹大喜。海珠們吩咐擺設香案，彩芝、珍珠為首，不由寶釵作主，焚起檀香，院中鋪下花氈，姐妹一齊跪下對天禱祝。眾姐妹願與寶姐姐天上人間死生一處，永不分離。

花枝招展，各盡誠心祝拜。

寶釵見姐妹們相待如此，甚為安慰。紫簫道：「當年在這院裡作群芳會，姐妹不多幾個。今日一堂相聚，須作個重圓會。」

姐妹兩世重圓，古今罕有，不可虛此雅集。」夢玉大喜，不等說完，令姑娘們擺設桌椅。命該班嫂到垂花門知會，請鬆老爺在外陪客，「說我有病，睡著呢。」眾人甚覺好笑。請寶釵為首，第二位探春、海珠、掌珠、珍珠、秋瑞、紫簫、芳芸、彩芝、汝湘、九如、蟾珠、友梅、芙蓉、寶月、寶書、馮佩金、五福、修雲、巧姑娘、白飛雲、孟瑞麟、鄭文湘、顧玉書、寶珠姑娘、夢玉、柳緒、桂堂、梅春，姐妹弟兄共二十七人，又帶著慧哥兒、毓哥兒、定哥兒、閏姑娘、寄生，還有夢金二爺，俱一齊坐下。寶釵們甚覺歡樂。

酒過三巡，夢玉道：「今日此會，比眾不同，必須盡飲極歡。不必吟詩聯句，竟照那在此院中催花擊鼓，最熱鬧有趣。」

紫簫道：「那年在這大樂，以為勝會難逢，誰知此會更勝於往日。」彩芝笑道：「不知咱們前世曾有此樂否？」珍珠道：「大觀園聚會雖多，無過寶姐姐剝蟹賞菊之會，及老太太在園內賞花，林姑娘所謂『攜蝗大嚼』之時。」寶釵道：「史姑娘枕芍藥醉眠石上，至今思之，令人神往。撫今追昔，能無風景河山之感！」夢玉見寶釵瑩瑩欲淚，忙說道：「就將寶姐姐背後那枝紅梅行令。」伺候的姑娘忙將梅花送上，夢玉接在手中，說道：「就由我起令。」吩咐擊鼓，只聽窗外花鼓咚咚，連聲不絕。席上你接我送，剛至寶釵，鼓聲忽止。眾人笑道：「花神亦知第一杯當敬姐姐。」寶釵接杯在手道：「席中酒隨量飲，亦准其隨意生法。」芳芸道：「寶姐姐真公道。彩姑娘第一個不會喝酒，只可隨著他的意見，這才有意思。」窗外鼓聲又起，寶釵將花傳與珍珠。彼此前後左右隨便傳遞。姐妹弟兄笑語喧天，十分歡樂。直飲到更漏將殘，各回院安歇。

次早，蔭玉堂差人來請寶釵們去商議說話。眾姐妹陸續到齊，請過早安。柏夫人亦在坐中，對寶釵道：「昨晚你太太說，夢玉要回贖榮府宅子，弟兄們一堆居住。這倒也很好。我願想夢玉進京贖回咱們原先那宅子，倒很像樣。因那住宅的人現今得意，聽說又添蓋幾間房屋，他斷不肯叫咱們買了回來。夢玉既有此意，很好。昨日你二叔叔同桂三舅差人來給老太太拜年送禮，書子上說，帶去餉銀尚有十幾萬餘剩，要帶回家來。我想到大司馬總要回原任，咱們知會二叔叔將產業銀十萬兩就近交付，彼此最為省便。只須請珍大爺同劉大司馬說明，在京交代房屋。照著當年你太太辦法，很簡絕妥當。」寶釵答應。夢玉同柳緒們甚為欣喜。王夫人命寶釵復平兒書信。令蘭哥兒同環叔寫書回珍大爺，「就照當年辦法。探聽劉大人幾時交代，咱們差人去接收修理」。寶釵答應，去寫回書。

夢玉，海珠們俱往怡安堂、介壽堂請安。祝母對探春道：

「今年過年比往常熱鬧，又有鬆大奶奶在這兒，各處燈彩、鋪墊、年果子、壓歲錢都要加增，也叫他們熱鬧歡樂。」探春答應道：「外面各執事家人在意園紮了一座龍山燈及各樣雜耍掛燈。東西兩宅俱是一樣。」祝母笑道：「他們一年能有多少出息，不夠養家，那裡花上這些閒錢？內外各賞銀一百兩，幫他們點子燈價。」探春答應出去，知會垂花門，令家人媳婦、姑娘們到介壽堂謝賞。

夢玉無事，同眾姐妹弟兄各處看個熱鬧。芳芸道：「咱們到芳芷堂去看造的花炮同班子的各樣軟行頭。若是高興，幫姑娘們去擺果盒。」汝湘道：「倒不如凝秀堂去幫蘭姨料理過年的筵席。那院子裡全是更換梅花、水仙各樣盆景，倒有個看頭。」海珠道：「依我說，竟往集瑞堂去，幫陶姨同如意姐姐們封各處修金，銷算各帳，倒是一件好事。」紫簫笑道：

「你們說的都不合大爺之意。竟往棗桂堂去看戲班裡新添各樣套頭及一切妖魔鬼怪，奇形怪狀，真是好看！」夢玉大笑道：

「紫姐姐真是個趣人！咱們竟往棗桂堂去。」姐妹弟兄一路說笑，走進院門，遇著雲裏庵的當家姑子月上來送年禮，瞧見眾人趕忙

請安見禮。夢玉道：「我正要見你說話，來的正好。」月上道：「大爺找咱們姑子說話，一定要將玉帶留鎮山門，作千古風流學士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月師雅人，開口就是古典。現今咱們贖回榮公宅第，明年同進京去，仍作櫛翠庵主。咱們詩社中有個女佛印，更是佳話。」月上笑道：

「多謝大爺雅意，只可心領而已。雲巢是榮府家庵，數年來承賈、祝兩宅太太們照應施捨，已置下點田莊產業，必須親自料理。還有林姑老爺墳墓，也要我照應修葺。」珍珠道：「林姑娘墳上梅樹，不知可還茂盛？後來你們又種了多少？」月上道：

「周圍共有三百餘樹，每遇花開日，遊人如市，鋪氈飲酒，朝以繼夕，將林姑娘的墳做了個景致，鬧的我每日須親自去照應。你想我離得了這地方不能？」夢玉道：「我正為此事要同你商量。明年我們攜共攜兒去給林姑娘上墳。我要在那墳左蓋幾間房屋，以便歇息。你說如何？」月上道：「這事交給我辦，橫豎大爺合式。」寶釵道：「月師做事不俗，必能合咱們之意。」汝湘道：「月師站著說了這一會話，連茶也沒有喝一口兒。」秋瑞道：「大爺要來瞧那些新套頭，那兩間屋裡全是新做來的，各樣妖怪、鬼臉，什麼都有。又是新添燈戲，各色奇巧紗燈，堆了一屋。」汝湘道：「咱們瞧會子，各人去料理回人家年禮，別盡著在這兒耽擱人的工夫。」夢玉們拉著月上，各房看了一會，一同回到海棠院。先交二百兩銀與月上帶去，起造房屋。此時各處親友另送玉大爺的花炮果子、名香細茶，擺滿一院。眾姐妹命姑娘們各人分去，回送各家節儀年禮。

一連幾日，已是除夕。祝母領著眾人到致遠堂拜祠上供，就在景福堂設席分歲。祝母中間一席，是夢金、寶珠、寄生、慧哥兒四人陪席；左邊第一席，榮國賈太夫人帶著寶釵、珍珠、芙蓉、友梅；第二席竺、鞠兩太太帶著秋瑞、九如；第三席是柳、薛兩太太，左右是柳緒、寶月、寶書、佩金、五福；第四席是桂侍郎的金夫人，帶著桂堂、修雲、巧姑娘、白飛雲；右邊第一席梅姑太太領著梅春、文湘、玉書、翠翹、長生；第二席柏夫人，是探春、彩芝、汝湘、蟾珠陪席；第三席桂夫人同海珠、掌珠；第四席石夫人，有芳芸、紫簫，帶著探春的定哥兒、閏姑娘；左邊末席是鬆壽、孟瑞麟、雁書、如意；右邊末席是陶、李、蘭生三個姨娘。夢玉大爺各席俱有坐位，隨便到處皆坐。滿堂燈彩，光明耀眼。

祝母對王夫人、柏夫人們道：「今年度歲，熱鬧又勝於前。真是天恩祖德，使骨肉至親俱皆富貴。願你們暮年都能像我，也就很好。」眾人答道：「仰承老太太蔭庇，各家子孫榮茂，年勝歲增。」王夫人們各領兒孫、媳婦進觴稱慶，祝母大樂。

場面上唱演郭子儀《滿床笏》。至三更席散，王夫人們都至介壽堂辭歲。

祝母分送各人果子、花炮、壓歲錢、歲燭，內外歡喜。派夢玉、鬆壽、柳緒、桂堂、梅春五弟兄，各帶碎銀，分往冷街小巷、客寓、衙門，見有窮苦不能度歲者，無論男女老少隨緣幫助。五人答應，往楚寶堂支領碎銀。探春道：「我差人各處知會，不必辭歲。明日卯刻，一籠腦兒到景福堂團拜過，往六如閣拜佛，伺候老太太拈香，致遠堂拜祖。這會兒腦子都掉了位，再往各處辭歲，真是要命。」梅春道：「姐姐主意很是。咱們去逛會子來，也是時候。很可不用回家，就在景福堂等候。」

探春點頭，各交碎銀數十兩，令其帶去。

鬆壽們各帶得力家人、小子，點著小燈籠，分路步行，不知方向，隨便走去。先講柳緒，轉過幾彎，見大門關者俱多。

有幾家茅房小屋並無燈火。信步走去，見一人低頭迎面過來，口中歎聲不絕。柳緒見那人不過二十來歲年紀，鶻衣百結，手中拿個小包。柳緒開言問道：「今日過年，何以歎氣？」那人抬頭將柳緒上下看了一遍，說道：「各人自有心事，對你說了也白不中用。」得祿道：「咱們大爺最愛管個閒事，你白說給咱們聽聽也好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姓蔡，名叫蔡梅，今年二十五歲。」得祿笑道：「菜都霉了，怨不得要窮。」蔡梅道：「家中尚有七十歲的老母。我承父業，原開個雜貨店，很可度日。」

因被回祿，燒了罄盡，又兼母子大病一場，竟是衣食無度。有個胞姐嫁在西門外耿家莊，離城十二里路。姐夫姓牛，是個獸醫，家中很有田產。我母子兩個幾日不曾燒火煮飯，實在饑寒難過。今日叫我去找姐姐借兩吊錢，借件棉布襖，且過年度命。

誰知姐姐心狠，說是大年下我這花子兄弟去丟人，傷了他的臉。

連飯也不留一頓，分文不借，將我罵了出來。姐夫看不過意，給我二升米、一百大錢，又瞞著姐姐給了一件夏布汗褂子。我若不要他的，母親實在餓的難忍；拿了回來，又實在氣的慌。

大爺瞧，這不是姐夫給的錢、米。」蔡梅蹲在地上，將夏布衫解開，現出裡面錢、米。柳緒想道：「看此光景，斷非偷來之物。」問道：「我看你是精壯後生，不拘到那裡去尋點事業，很可餬口。何至一貧如此？」蔡梅道：「母親年老多病，寸步不能相離。寧甘餓死，斷不肯一日離了母親。」說著，包起錢、米，揚長而去。柳緒將他叫住道：「你家住在那裡？我也是閒逛，同去瞧瞧。」蔡梅指道：「那第四間就是我家。」柳緒同著來到蔡家。聽蔡梅叫媽開門，裡面一個老婦人應道：「仔嗎這會兒才來？你在姐姐家吃喝過年，也不想我在家餓的要死，身上又冷，連個火影兒也不見一個。可憐，老天爺！我真是受罪。」柳緒聽的明白，只是點頭。蔡婆開了破門，瞧見兒子背後站著幾人，又有燈籠，忙問道：「你姐夫也同來嗎？」蔡梅道：「不是姐夫。剛才遇著並不認得的一位大爺，要到咱們家來瞧瞧。」柳緒道：「你將燈籠對上燈，我有話說。」蔡婆母子轉身將燈點上。柳緒見裡面有點破家破伙，倒掃抹的潔淨。走進去坐在一條板凳上，懷中取出一包碎銀，打開放在桌上，對蔡梅道：「這是祝府老太太周濟貧苦，結緣為善。我替老太太幫你本錢，趕新年做些生理。從此可以養母成家。」

蔡梅不等說完，連聲叫道：「怪事！今年夏天，我算過一命。那先生說，我今年三十晚上要交大運。從此成家立業，還有人送我個好老婆，妻財又旺。說我交到三十歲，就是個財東。誰知這會兒真個應了那先生說話。」母子兩個大喜，趕忙拜射祝大爺。柳緒道：「我姓柳，是祝老太太的認繼孫子，並不是祝大爺。」說畢，將那碎塊銀子抓了一把，遞與蔡梅，仍將餘銀揣起道：「你且煮飯給你母親充饑，再去料理衣服。」說畢，領著得祿們又去閒逛。

且說鬆壽來到一片空曠之所，只聽笛聲嘹亮，十分清越。

尋聲而去，誰知半高土堆上有一人獨坐吹笛，見鬆壽上來，亦漠不相顧。鬆壽站在一邊聽他吹畢，說道：「今日日晚，家家團聚，飲酒度歲。尊駕有此高興，獨坐冷風中，冒寒吹笛。」那人起身笑道：「半生作客，四海為家，何處是我團圓家業？只有鐵笛一枝是我良友，風花雪月，朝夕相依。有污尊耳，幸毋見笑。」鬆壽道：「請問尊姓大名？口音不似此處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姓馬名珍，乃五虎上將馬孟起之後人，世居西蜀。父名馬豹，曾為游擊將軍，戰死沙場。母亦病故。我今二十七歲，學了一身武藝，未有出身，又無家業。攜此鐵笛，到處閒遊，野鶴閒雲，不知歲月。今蒙下問，用敢直陳。不知尊駕何人？」

亦安閒至此。」鬆壽道：「我名鬆壽，乃嶺南節度定國公之子。進京供職，路過此間。奉祝太夫人之命，今宵度歲，令我兄弟輩周濟寒士。今遇兄下，可謂有緣。祝太夫人所交之銀在此，即代以奉贈。方今朝廷垂念有功戰士後人，賜以官爵。足下作速進京，到部報名投冊，以圖出身，代父報國未盡之心，不失為忠臣孝子，強似以有用之才，作市上吹簫之客。不知尊意何如？」馬珍歎道：「潦倒窮途，未逢知己，今蒙藥石，何異再生！敢不從命？」鬆壽大喜，即將懷中之銀取出奉贈。馬珍接在手中，說道：「領祝太夫人慈愛，容圖後報。」說畢，向鬆壽將手一拱，轉身竟去。鬆壽大喜，走原路回來。跟隨的小子道：「大爺白將一包銀子給了混帳行子。聽他一路瞎話，大爺白將以為真。也再沒有不謝一聲，轉身就走，這是什麼話呢？」

「鬆壽笑道：「祝老太太的善心，碰他們的善緣。咱們遇著誰，就給誰，管他騙也好，不騙也好，給掉就完了一件差使。」

小子正要再說，只見幾個人一路說笑而來。內有一個婦人，不住口中念佛道：「阿彌陀佛這樣人家，怎麼不要子孫興旺。不是老太太的恩典，咱們這會兒妻離子散，誰也顧不得誰。」鬆壽剛走到面前，問道：「那位老太太？什麼恩典？」那來的男子答道：「本城有個郝光達，渾名叫做郝老虎。家裡有錢，廣放私債。我因窮苦不能度日，向他借了幾吊錢作本，販賣小菜。他要對扣加五利錢，我無奈應允。誰知他安下不良，左一轉票，右一轉票，我只借他五吊對扣錢，轉了六十八兩。今日大年晚上，帶著多少人立逼要銀子，分文都不減少，將我家打了個罄盡。就有那個作媒婆的賴寡嘴出來調停，勸我將老婆白氏算給郝老虎作妾，銷了借票。勸他另給我兩吊錢作本，將個八歲的女兒寫在契上。不由分說，立逼著我寫契，將我老婆、女兒蜂擁而去。我正在郝老虎門前，拉

著老婆、女兒哭別，誰知遇著祝府的大爺，奉老太太之命，正要周濟窮人，問明我們哭的緣故，大爺動氣，立刻吩咐家人、小子，將郝老虎的惡僕同賴寡嘴捆送到縣裡去了，要追出他的借票。又給我們幾十兩碎銀，回家作本生理，保全了夫妻兒女。這不是祝老太太的恩典？真是阿彌陀佛！那裡報答得盡。」鬆壽點頭道：「你們快回家，買些酒肉去過歡喜年罷！」說畢，領著小子們前走。

不多幾步，有一土地廟，燈燭輝煌，人甚熱鬧。鬆壽進內歇息，旁邊長凳上先有幾人坐在上面，鬆壽坐在凳頭上，內有一老者道：「今年祝府又添了好些香燭，各廟分外熱鬧。祝老太太真是好善。」一人答道：「剛才還行一件救命的好事。」眾人問道：「救誰的命？」那人道：「咱們前院住的莫老二，這兩年生意平常，欠下有幾十吊錢行帳。秋天老婆坐月子死了，丟下個奶孩子。還有個七十幾歲的老娘，又常多病。莫老二終日在家服侍娘，照應孩子，那兒能做買賣，越鬧越窮。大年下要買斤肉兒也不能，又被那要帳的堵著門子，鬧的不成個樣兒。

不知莫老二怎麼著了急，是多早晚，到那下窪子的楊樹上吊死了。那地方白日裡不很有人走到那兒，黑間更不用說，誰也瞧不見。誰知祝老太太差了桂侍郎的大爺出來，遇貧苦的有緣周濟。這位大爺專走那些荒僻野地，瞧見樹上掛著人，趕忙放下，將他救了過來。問明尋死緣故，同他回來。那些要帳的全不知道，聽桂大爺說，又驗過他脖子上的繩痕，將那些人駭的要死，情願折扣銷帳。桂大爺當眾將各帳給他了結，剩下的與他過年。

你想救莫老二一命，直救了他娘兒三命，這不是一件好事？我等著桂大爺去後，我要送兩吊錢到我姥姥家去，在這兒歇個腿。

」

眾人聽說，無不念佛感頌。

鬆壽聽他說完，起身出離廟門。穿街過巷，走過幾條衚衕，迎面遇著梅春，笑道：「誰知今晚窘人甚多，我代老太太散了個精光，再有些兒也不夠。你散了幾家？」鬆壽說其緣故，並夢玉、桂堂之事。兩人同行，走出大街，遇著柳緒，彼此各敘其事。大街上燈籠照如白晝，只見夢玉、桂堂說笑而來。弟兄五人相聚，各述所行之事，彼此大笑，一路同行。忽聞人聲大振，火光燭天，五人大驚，忙趕去一看。不知是什麼緣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